

琼瑶全集 47

梅花烙

花城出版社

1996年1月8日

粤新登字 05 号

责任编辑：林佐华

封面设计：吴慧雯

琼瑶全集 47

梅花烙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山迪丽彩印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6.75 印张 1 插页 120,000 字

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5,000 册

ISBN 7-5360-2289-1

I·1971 定价：9.00 元

独家版权·翻印必究

写在花城出版社 “琼瑶全集”之前

一九八八年，台湾开放了大陆探亲，我带着一份无法言喻的欣喜，回到大陆，一口气跑了十几个省，由北到南，由城市到乡村，走了许许多多的地方。这样一趟旅行之后，才知道我的小说，在大陆竟然拥有很多的读者，这对我而言，真是一件莫大的喜悦，对我的写作生涯，也是一项大大的鼓励。每当我来到一些偏远的城市，走在大街小巷中，都有闻风而至的读者，拿着我的书来找我签名时，我就深深的感动了！以前，我常常怀疑，我这么孜孜不倦的写作，让我的青春，我的大好时光，都消磨在书桌上，写出的作品，自己也不是很满意，这样的一生，到底是值得还是不值得？这种疑惑，此时也得到了解

答，我终于感到不曾虚度此生，而且微微的自傲起来了。虽然，那些坊间出版的“琼瑶著作”，全都是盗版的，我也不太在意了。只是，看到很多书都印得粗制滥造，内容往往错字百出，而觉得十分心痛！

为了扼止这种现象，我开始授权给大陆的出版社，正式出版我的作品。“作家出版社”就是在此时和我签约的。但是，即使我授权后，这些盗版书仍然猖獗，假冒书也依旧到处可见。有权的“作家出版社”也拿这种情形无可奈何。所以，当我和“作家出版社”的约满以后，我实在不愿意继续签约。两年以来，我的书就在“无授权”的状态下，出版得乱七八糟。我每次看到假冒书的时候，难过的程度已非笔墨所能形容。逐渐的，我当初那种感动情绪，都被这种“痛苦”所取代。对于中国大陆的“著作权”观念，也到了“心灰意冷”的地步。

这两年之间，有许多的出版社和我陆续接触，都想出版我的“全集”。我一直提不起很大的兴致，只怕“授权”后同样紊乱。其中，以“花城出版社”和“云南

人民出版社”最为积极。“花城出版社”的肖建国先生表示，只有以好的品质，好的印刷，好的编排，好的纸张……以及“真实的授权”，“完整的出版”来打击那些非法的盗版和假书。这个做法，使我动心了。于是，今天，“花城出版社”终于得到我的“独家授权”，出版我一整套的“琼瑶全集”。我写作到今天，一共写了五十部小说，要一口气出版五十部书，真是一件大事。

我希望，这套书出版以后，盗版和假书可以彻底消失。我是个自我要求非常严格的人，写作的态度一向真诚。有时，为了两三个字的推敲，常常彻夜不寐。有时，为了一些错误，也常常自责不已。我经常对朋友说，我虽然写得不是很好，但是，我一定尽我的全力。不论“好”与“坏”，都是我自己的，都是“真实的琼瑶”。每出版一本书，我都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的，生怕我让我的读者失望。在我这样的写作心态下，那些不堪入目的假冒书，对我真是一件“残忍”的事！我希望，“花城”这套“琼瑶全集”，可以恢复我对中国大陆读者的感动和信心！希望那

梅花烙

些爱护我，鼓励我的朋友们，看到的都是我的“真迹”！这些希望，其实都好“简单”，不是吗？“希望”它不会变成只是“希望”，“希望”它能“落实”！那就是我的幸运，也是我的读者们的幸运了！

最后，感谢“花城”的编辑们，为这套书所付出的心力！感谢广东旅游出版社的李亚平先生，以及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程志方先生和欧阳常贵先生，对这套书的支持和协助！

琼瑶

一九九六年元月四日于台北可园

琼瑶全集 47

梅花烙

花城出版社

1996 年 1 月 8 日

粤新登字 05 号

责任编辑：林佐华

封面设计：吴慧雯

琼瑶全集 47

梅花烙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山迪丽彩印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6.75 印张 1 插页 120,000 字

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5,000 册

ISBN 7-5360-2289-1

I·1971 定价：9.00 元

独家版权·翻印必究

写在花城出版社 “琼瑶全集”之前

一九八八年，台湾开放了大陆探亲，我带着一份无法言喻的欣喜，回到大陆，一口气跑了十几个省，由北到南，由城市到乡村，走了许许多多的地方。这样一趟旅行之后，才知道我的小说，在大陆竟然拥有很多的读者，这对我而言，真是一件莫大的喜悦，对我的写作生涯，也是一项大大的鼓励。每当我来到一些偏远的城市，走在大街小巷中，都有闻风而至的读者，拿着我的书来找我签名时，我就深深的感动了！以前，我常常怀疑，我这么孜孜不倦的写作，让我的青春，我的大好时光，都消磨在书桌上，写出的作品，自己也不是很满意，这样的一生，到底是值得还是不值得？这种疑惑，此时也得到了解

答，我终于感到不曾虚度此生，而且微微的自傲起来了。虽然，那些坊间出版的“琼瑶著作”，全都是盗版的，我也不太在意了。只是，看到很多书都印得粗制滥造，内容往往错字百出，而觉得十分心痛！

为了扼止这种现象，我开始授权给大陆的出版社，正式出版我的作品。“作家出版社”就是在此时和我签约的。但是，即使我授权后，这些盗版书仍然猖獗，假冒书也依旧到处可见。有权的“作家出版社”也拿这种情形无可奈何。所以，当我和“作家出版社”的约满以后，我实在不愿意继续签约。两年以来，我的书就在“无授权”的状态下，出版得乱七八糟。我每次看到假冒书的时候，难过的程度已非笔墨所能形容。逐渐的，我当初那种感动情绪，都被这种“痛苦”所取代。对于中国大陆的“著作权”观念，也到了“心灰意冷”的地步。

这两年之间，有许多的出版社和我陆续接触，都想出版我的“全集”。我一直提不起很大的兴致，只怕“授权”后同样紊乱。其中，以“花城出版社”和“云南

人民出版社”最为积极。“花城出版社”的肖建国先生表示，只有以好的品质，好的印刷，好的编排，好的纸张……以及“真实的授权”，“完整的出版”来打击那些非法的盗版和假书。这个做法，使我动心了。于是，今天，“花城出版社”终于得到我的“独家授权”，出版我一整套的“琼瑶全集”。我写作到今天，一共写了五十部小说，要一口气出版五十部书，真是一件大事。

我希望，这套书出版以后，盗版和假书可以彻底消失。我是个自我要求非常严格的人，写作的态度一向真诚。有时，为了两三个字的推敲，常常彻夜不寐。有时，为了一些错误，也常常自责不已。我经常对朋友说，我虽然写得不是很好，但是，我一定尽我的全力。不论“好”与“坏”，都是我自己的，都是“真实的琼瑶”。每出版一本书，我都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的，生怕我让我的读者失望。在我这样的写作心态下，那些不堪入目的假冒书，对我真是一件“残忍”的事！我希望，“花城”这套“琼瑶全集”，可以恢复我对中国大陆读者的感动和信心！希望那

梅花烙

些爱护我，鼓励我的朋友们，看到的都是我的“真迹”！这些希望，其实都好“简单”，不是吗？“希望”它不会变成只是“希望”，“希望”它能“落实”！那就是我的幸运，也是我的读者们的幸运了！

最后，感谢“花城”的编辑们，为这套书所付出的心力！感谢广东旅游出版社的李亚平先生，以及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程志方先生和欧阳常贵先生，对这套书的支持和协助！

琼瑶

一九九六年元月四日于台北可园

1

乾隆年间，北京。

对硕亲王府的大福晋雪如来说，那年的秋天，似乎来得特别早。八月初，就降了第一道霜。中秋节才过，院子里的银杏树，就下雪般的飘落下无数无数的落叶。雪如挺着即将临盆的肚子，只觉得日子是那么沉重，厚甸甸的压在肩上，压在心上，压在未出世的婴儿身上，压在自己那矛盾而痛楚的决定上，压在对孩子的期待和担忧上……这种压力，随着日子的流逝，随着临盆日子的接近，几乎要压垮了她，压碎了她。

侧福晋翩翩是那年五月初八，王爷寿诞之日，被多事的程大人和吴大人，当作“寿礼”送进府里来的。随翩翩一起进府的，还有个二十四人组成的舞蹈班子。翩翩是回族人，以载歌载舞的方式出现在寿宴的舞台上，穿着薄纱轻缕，摇曳生姿。肌肤胜雪，明眸如醉。那种令人惊艳的妩媚和异国风情，几乎是在一刹那间就掳获了王爷的心。“翩翩”是王爷赐的名，

梅花烙

当晚就收了房。三个月之间，王爷不曾再到雪如房里过夜。八月初，随着第一道霜降，翩翩传出怀孕的喜讯，九月，就封为侧福晋。

雪如知道自己的地位已岌岌可危，十八岁嫁进王府，转瞬已十年，十年间，王爷对她确实宠爱有加。尽管她连生了三个女儿，带给王爷一连三次的失望，王爷都不曾再娶妻妾。如今，她的第四个孩子即将出世，而翩翩，却抢先一步进了府，专宠专房不说，还迅速的怀了孩子……如果，自己又生一个女儿？如果，翩翩竟生了儿子？

今年的秋天，怎会这样冷？

日子的流逝，怎会这样令人“心惊胆颤”？

身边的秦姥姥，是雪如的奶妈，当初一起陪嫁进了王府，对雪如而言，是仆从，也是母亲。秦姥姥，从六月起，就开始在雪如的耳边轻言细语：

“这一胎，一定要生儿子！无论怎样，都必须是儿子！你好歹，拿定主意啊！”

“生儿育女，靠天靠菩萨靠祖宗的保佑，怎能靠我‘拿定主意’就成？”她烦恼的接口。

“哦！”秦姥姥轻呼出一口气：“把都统夫人，请来商量吧！”

都统夫人，是雪如的亲姐姐雪晴，姐妹俩只是差两岁，从小亲爱得蜜里调油。雪晴敢做敢当，有见识有主张，不像雪如那样温婉娴静，温婉得几乎有些儿

优柔寡断。

“翩翩的事怪不得王爷；三十岁还没有儿子，当然会着急，如果我是你，早就想办法了，也不会拖到翩翩进门，封了侧福晋！又怀了身孕，直接威胁到你的身份地位！”雪晴说，眼光直勾勾的看着雪如那隆起的肚子。

“想办法？怎么想办法？每次怀孕，我又吃斋又念佛，到祖庙里早烧香晚烧香……就是生不出儿子，有什么办法呢？”

雪晴的眼光，从她的肚子上移到她的眼睛上，那两道眼光，锐利明亮闪烁着某种令人心悸的坚决，她的语气，更是斩钉断铁，每个字都像利刃般直刺雪如的心房：

“这一胎，如果是男孩，就皆大欢喜，如果是女孩，那么，偷龙转凤，在所不惜！”

雪如大惊失色。这是王室中的老故事，一直重复着的故事，自己并非没有想过，但是，“想”与“做”是两回事。“想”不犯法，“做”是死罪。何况，谁能割舍自己的亲生骨肉，再去抚养别人的孩子，一如抚养自己的孩子？行吗？不行！不行！一定不行！

“不这么做，翩翩如果生了儿子，母以子贵，王爷会废掉你，扶正翩翩！想想清楚！想想坐冷宫，守活寡的滋味……想想我们的二姨，就因为没生儿子，怎样悲惨的度过一生……想想清楚！想想清楚！”

梅花烙

她想了，足足想了三个月，从夏天想到秋天。在她的“左思右想”中，秦姥姥忙得很，雪晴也忙得很。一会儿秦姥姥出府去，一会儿雪晴又入府来。王爷忙着和翩翩日日笙歌，夜夜春宵，无暇顾及府中的一切。而日子，就这般沉甸甸的辗过去，辗过去，辗过去……

十月二日的深夜，雪如终于临盆了。

那天的产房中，只有秦姥姥、雪晴、和雪晴的奶妈苏姥姥。苏姥姥是经验丰富的产婆，也是姐妹二人的心腹。孩子呱呱落地，啼声响亮，苏姥姥利落的剪断脐带，对雪如匆匆的说：

“恭喜福晋，是位小少爷！”

孩子被苏姥姥裹在臂弯里，往后就退。雪晴飞快的将事先准备好的男婴，往雪如眼前一送：

“快看一眼，我要抱出去报喜了！”

雪如的心，陡的往地底沉去，刚刚消失的阵痛，似乎又卷土重来，撕裂般的拉扯着雪如的五脏六腑。不！不！不！不！不！心中的呐喊，化为眼中的热泪。她奋力起身，一把拉住了正要往室外逃去的苏姥姥：

“不！把孩子给我！快把我的孩子，给我！”

“雪如，此时此刻，已不容后悔！”雪晴哑声的说：“任何人闯进门来，你我都是死罪一条！我答应

你，你的女儿，苏姥姥会抱入我的府中去，我待她将一如亲生！你随时还可来我家探望她。这样，你并没有失去女儿，你不过是多了一个儿子！现在，事不宜迟，我要抱着小公子去见王爷了！不一会儿，所有的人都将集中在前厅，苏姥姥，你就趁乱打西边的后门溜出去！懂了吗？”

苏姥姥点着头，雪晴抱着男婴快步出门去。

无法后悔了！再也无法后悔了！雪如死命抢过自己的女儿来，那小小的，软软的，柔柔的，弱弱的小生命啊！她紧拥着那女婴，急促的，哑声的喊着：

“秦姥姥，梅花簪！梅花簪！”

秦姥姥飞奔至火盆前，拿夹子将炭火拨开，用手绢裹住簪柄，取出已在火中烤了多时的一支梅花簪来。簪子是特制的，小小的一朵金属梅花，下面缀着绿玉，缀着珠串，又缀着银流苏。

“你们要做什么？”苏姥姥慌张的问。

“我要给她烙个记号免得你们再李代桃僵！”雪如紧张的说着，落着泪，把孩子面朝下放在膝上，用左手托着孩子的头，右手握住那烧红了的梅花簪，咬紧牙着，等待着。

“恭喜王爷！喜得麟儿呀！”

前厅传来纷杂的道贺声，人来人往声，脚步奔跑声……，接着，鞭炮齐鸣！一丛丛烟火，“唵”“唵”的冲上到去，乒乒乓乓的爆响开来。五光十色的烟